

青春错位丛书



7
9

金钱：疯狂的诱惑

农 夫 编选

黄河文艺出版社



青春错位丛书



金钱：疯狂的诱惑

农夫 编选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田玉强

黄河文艺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伊川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191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5400-0241-7/I·225 定价2.95元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窗口打开了，虽然透进一些新鲜空气，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我国青年在思想、观念上经受了一场严峻的冲击和考验。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自由化思潮泛滥，致使一部分青年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和各种腐朽观念的毒害，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侵害，已成为全社会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编辑了这套“青春错位丛书”。拟在通过活生生的事例，为广大青年及思想政治工作者提供一套生动的反面教材。

该丛书共分六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当代青年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报道和剖析。以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80年代的一幕幕

令人瞠目的闹剧，读者可以从这些可悲可笑、荒诞离奇的故事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引起警觉，受到启发和教育。

该丛书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和查询通讯地址的困难，未能与少数作者取得联系，谨向这些作者致歉。希望这些作者与我们联系。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对编选的不妥之处给予批评。

编 者

1989年6月

目 录

来自烟草王国的秘闻·····	郝敬堂 (1)
跛脚郎巧占女秘书·····	万长生 (40)
诈骗犯冒险乐园·····	郭 坚 (65)
深夜的不速之客·····	刘思训 (74)
中国西部采金风潮·····	李训舟 (80)
万名妇女被拐卖和解救纪实·····	童志华 (124)
红皮箱里的罪恶·····	史林杰 (144)
大墙里的诈骗案·····	许玉欣 (152)
“7·10”蒙面强抢杀人案始末···	刘玉祥 王湘晨 (168)
卖笑女子悔恨纪实·····	沈庆云 (175)
钱：黑暗的陷阱·····	王文洪 (196)
金钱泪·····	辛汝忠 (203)
浪游小僧的美梦·····	朱泉清 (210)
一个冒险者的足迹·····	李和平 (221)
国宝沉浮记·····	黄贵华 (228)
“奖券热”透视·····	陈 俊 (237)
掉进陷阱的女“狼”·····	霍 钢 (249)
“米老鼠”！SOS！·····	李晓玲 朱 弘 (265)
伸向黄金的黑手·····	丁众超 韩起祥 (276)

的企业颁布了禁烟条例和室内空气新鲜法。

泰国医学万总监纳隆·沙杜迪博士1988年3月31日在曼谷说：4月7日，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禁烟日，泰国的吸烟者在这一天最好别抽烟。他说，泰国的一千万吸食者禁烟一天可节省大约5200万铢。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4月初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我国吸烟人数较多，根据全国50万人抽烟情况抽样调查，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33.9%，其中20岁以上男性吸烟率高达68.9%。他要求各地围绕“世界无烟日”这个主题，在城乡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和劝阻吸烟活动，呼吁人们自觉抵制和主动放弃抽烟。

然而，在我国的西南边陲，那个被称为“烟草王国”的云南省，围绕着那著称于世的“云南卷烟”，演出了多少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剧……

第一章 阿诗玛奇闻

如今，在烟草世界里，阿诗玛是一个俏姑娘，嗜烟者有谁不喜爱它的呢？

它六十年代初诞生于云南玉溪烟厂，近年来以其质佳味醇驰誉天下：

金碧辉煌的国宾馆里有它的情影；
五光十色的酒吧间留下了它袅袅的轻烟；
生意洽谈桌上它成为联络感情的工具；
……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级香烟成为紧俏商品，

阿诗玛更是供不应求，于是，围绕着阿诗玛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阿诗玛》见闻之一：红塔山血案

先讲一起凶杀案，它发生在我们的屋檐下——红塔山。

1987年1月3日，落日恋恋不舍地收起最后一抹余辉，淡淡的暮霭不情愿地罩住了这个生机勃勃的山峦。五彩的霓虹灯勾勒出高大建筑宏伟的轮廓，多姿的电影广告吸引着千百双匆匆的脚步，静静的玉溪河挽留着一对对情侣的情影，迷人的电声乐队激荡着舞迷们欢快的舞步。一个美妙的夜晚，人们沉浸在节日的余兴中。

“砰——”山下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善良的人们似乎谁也没有注意，枪声夹杂在噼噼剥剥的鞭炮声中渐渐消失。

血案，在红塔山下发生了。

死者李国祥，四川人，23岁。他衣履不整地躺在荆棘丛中，头部被钝器击伤多处，太阳穴留有一个致命的枪伤。

杀人凶手是谁？杀人动机何在？机敏的公安人员经过缜密的取证、侦查、询问，三日内将犯罪分子收入法网。一起图财害命，抢劫杀人案真相大白。

主犯，易阳春，从四川来玉溪入赘。女方待他不薄，给他盖了房，同他成了家，给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一个落魄的流浪汉熬到这步田地，总该满足了吧？易阳春夹着尾巴做人两年，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萌动。要想富得快，还得做买卖。做买卖，要本钱，自己身无分文，咋成？借，找谁？对了，她——“多情”。她父亲工伤暴死后得了一笔抚恤金。她有钱，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暧昧关

系。“‘多情’，借300块给我有急用，从老家回来就还。”

“多情”还算讲义气，取来存折，答应借他300。存折到手了，他打开一看，乖乖，整整3000块。他灵机一动，在300后面加了个“0”，把3000元现金取了个光。回四川老家一趟，本想做一笔发大财的生意，谁曾想，生意没做成，3000元被他挥霍一空。“多情”发现受骗上当，多次登门催要借款。

逼极了，他想出了丧天害理的一招。

“小四子（王金国的外号），今天我们做一桩无本生意。”易阳春找到王金国秘密授意。

王金国完全明白这“无本生意”的内涵，怔怔地望着易阳春，感到一阵紧张的心跳。

“我……”

“你找两个阿诗玛的烟箱，装上木块和稻草，骗那些外地人。”

“大哥，查出来要进局子，我不敢。”

“想不干，老子整死你全家。”易阳春掏出微型火药枪抵住王金国的胸口歇斯底里地吼叫。

“还有，记住，你装扮成烟厂工人，改名叫杨明，说家里有两件阿诗玛。”

一场骇人听闻的骗局就从这里开始。

新兴饭店，地处玉溪市最繁华的街道。各类摊点星罗棋布，车辆行人往来穿梭。易阳春在人流中拥挤着，寻找着倒霉的猎物。

“老乡，格要烟？”他来到两个年轻的四川人面前，用浓重的家乡口音问。

“你也是四川人？”两年轻人惊奇地反问。

“要不咋老子咋能称老乡。”

一句家乡话一下子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亲不亲，家乡人，两位年轻人为异地遇上“家乡人”好一阵兴奋。

“老乡，有嘛子烟？”

“红塔山，阿诗玛，咋格要？”

“多少钱一条？”

也许担心隔墙有耳，易阳春诡秘地伸出三个指头。

“便宜点行吗？”

“要多少？”

“二件（100条）咋格有？”

“有！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每条再让你3块。”

“我们住新兴饭店，401房间，把烟送到我们住处，验货交钱。”

易阳春见鱼已上钩，故弄玄虚地凑在李国祥耳边神秘地说：“我们是烟厂工人，这段时间派出所、工商局盯得很紧着呐！我们出大门都要受检查，查出来要罚款，每条罚40块，你们是外地人，不怕。烟取来后我叫辆出租车马上送你们回昆明，外加60元出租汽车费。”

“买卖”谈妥，李国祥从旅馆取出3000元巨款，随易阳春等人朝红塔山方向走去。

路越走越长，越走越远。大路走完了，走小路，小路也没了，开始爬山。

“老乡，这是去哪，连路也没有？”李国祥顿然生出疑窦。

“走这条路保险，不远了。瞧，前面那栋有灯光的大楼就是我们职工宿舍。”

李国祥抬眼看看前方的灯光，半信半疑地向前走。

“你们先往前走，我屙泡尿。”易阳春见时机已到，停下脚步，从腰间拔出早已准备好的钢筋，从身后猛然朝李国祥头部击去。

李国祥昏倒在地，昏迷中耳边传来一个可怕的声音。

“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不然的话，老子在这里结果了你。”

李国祥微微睁开眼，看到一张可怕的面孔和紧抵胸口的冰凉的枪口。上当了！面临的杀身之祸使他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忍痛猛地从地上跳起，朝凶手易阳春扑去。两人在地上翻滚，厮打。站在一旁的王双林见势不好，助纣为虐，紧紧抱住李国祥的双腿。易阳春趁势掏出火药枪，对准李国祥的太阳穴扣动了板机。“朋友，对不起了！”易阳春、王双林在死者身上一阵搜索，抢走现金和手表一块，仓皇逃走。

罪犯之一的王双林，四川南充县农民，这次来玉溪做烟生意，投靠到易阳春的门下。离家出走三个月了，音讯皆无，会不会出什么事，妻子谯天秀盼望，等待。可她等到的却是一张公安局寄来的拘捕证。

他究竟犯了什么法？悲痛中提笔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

玉溪市公安局负责同志：

民女谯天秀，今怀凄凉悲愤的心情，向贵局讨教一个真实的信息。前天，民女收到贵局寄给我的拘捕通知书一张，又听闻人言，王双林抢劫杀人将被判刑。王双林是民女不义之夫，民女与他结婚两载，婚后他一直对

我寡情冷淡，86年11月声东击西离家，至今音讯皆无，民女我整日郁郁寡欢。为了印证王双林是有意抛我，还是真的违法犯罪，特向贵局讨教准确信息，切望能体谅民女之苦衷，敬请回信一封。

信回了，里面是一张刑事判决书，王双林抢劫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阿诗玛》见闻之二：枪口下的交易

冒充公安人员抢劫诈骗，听来怵目惊心，可是，围绕着阿诗玛香烟的销售问题，这样的案件发生过何止一两起？下边记的是一个十分丑恶又十分滑稽的故事。

1987年7月19日，玉溪市邮电局职工夏芳家突然来了两名不速之客。

“请问夏芳在家吗？”

夏芳走出来，端详着站在面前的两个年轻人，小伙子西装革履，风流倜傥，颇有一副绅士派头，顿生好感。

“认不出来了，我叫张群坤，从昆明来玉溪出差，特地来看看你。”小伙子边说边从脸上取下那副宽边变色镜。

“哎哟，哪阵风把你们吹来了，快请屋里坐。”夏芳热情地把客人让进屋，又是泡茶，又是敬烟。

夏芳和张群坤是在昆明文庙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虽说是萍水相逢的舞友，可小伙子那娴熟的舞步，殷勤的态度和那几分对异性颇具吸引力的气质，给夏芳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于是，两人互相留下了单位、姓名和地址。

“老张，今天在我们家吃中饭。”夏芳对客人奉献出少有的热情。

“不添麻烦了，如果你不戒意的话，我们请你吃顿饭，不知您是否肯赏光。”张群坤向夏芳发出了彬彬有礼的邀请。

夏芳没有拒绝。

“夏芳，上次来信所托的事帮办了吗？”张群坤和夏芳碰了碰杯问。

“买烟的事吗？我托人了，还没到手，过两个月行吗？买到后我给你写信。”回答依然充满着热情。

“谢谢！”张群坤虽大失所望，可又不便道出心中的“急”情。他最近要结婚，急需几条好烟，看得出夏芳对他有几分好感，怕夏芳吃醋，话到嘴边不敢明讲。

“老张，时间不早了，我得去上下午班，晚饭到我家吃。”出于对朋友热情款待的回报，夏芳又一次向他们发出邀请。

弄不到好烟，婚宴上岂不遭人奚落？夏芳走了，张群坤心里不踏实，苦苦思索着搞烟的门道。

“小徐，咱们到黑市上转一转，看看行情，实在不行豁出来买两条高价的。”张群坤拉着徐跃平向黑市场走去。

“格有烟卖？”张群坤碰了碰一位年轻小伙子的肩膀。

“阿诗玛你格要？”小伙子以问作答。

“多少钱一条？”

“二十五。”

“咯能少一点？”

“你要多少？”

“十条。”

“下午四点到这里拿烟，价钱再说。”一闪身，小伙子神秘地消失了。

下午四点。张群坤准时来到接头点。小伙子还算守信用，人来了，可包里还是原来的那条烟。

“怎么才一条？”张群坤不满地问。

“等一会就到，还有四条。”小伙子瞅了瞅四周，老有经验地回答。

“多少钱一条？”

“每条给你减一块，二十四。”

“二十块一条咯行？”

“二十块一条能买这份烟？”语言中透着轻蔑和嘲笑。

“价钱太贵了我不要。”张群坤回答得倒也干脆。

“伙子，你咯是要我们玩哩！烟已拿来了，你倒是要不要？”语言中带着几分威胁。

逼我买不成？张群坤灵机一动，拉开外衣故意露出腰间别着的那把红绸子包裹的玩具手枪。

“我是公安局的，在这里卖烟是扰乱社会治安你们可懂得，烟全部没收了。”

忽拉，好奇心产生的向心力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圈。看热闹的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打抱不平者有之。

卖烟人见势不好，匆匆丢下五条用来倒卖的阿诗玛香烟，泥鳅般地钻进了拥挤的人群。

张群坤暗自为自己成功的表演而高兴，更多的却是由此而产生的恐惧。俗话说，做贼心虚，他也清楚，自己的西洋镜一旦被揭穿，后果不堪设想。

此地不可久留，他把没收的烟交给同伙徐跃平，迅速溜

出现场。

忽拉，人圈散了。忽拉，又一个人圈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形成，几个卖烟的小伙子被围在正中。

“伙子，弄不好你们上当了，这两个看来不象局子里的人。”

“公安局的人罚款开收条，他们只收烟不开条，看来其中有诈。”

“盯上他，看他们往哪里去！”

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两个卖烟人方如梦初醒，他们似乎也觉得收烟人可疑，于是自告奋勇者 8 人紧跟盯梢，把这场尔虞我诈的闹剧推向另一个高潮。

夏芳准备好丰盛的晚餐，恭候两位客人的到来。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不免生出一丝幽怨。

总算盼来了，两人进屋尚未坐定，门口闹哄哄来了一帮人。

“收烟的假公安，快出来。”

“做了亏心事，不敢出来了；”

“你们出来，老子非揍扁了你不可！”

夏芳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开门出来，迎面飞来一句恶毒的叫骂声。

“快叫你们家的野男人出来，老子找他算帐！”

张群坤见事已至此，躲是躲不了，溜又溜不掉，硬着头皮从屋里钻出来。

“朋友，我们错了，烟退给你们，以后再不敢了。”张群坤几乎在乞求地说。

“没那么便宜，跟我们去派出所。”

“朋友，我们是地道人，没干过坏事，这是头一回，饶了我们吧，积德行善。”听说去派出所，张群坤吓丢了魂，再一次苦苦哀求：

“不敢去，也好，给哥们三十块精神损失费。”

张群坤见这帮无赖不好惹，自认倒楣，从身上掏出三十元平息了这场风波。

干！干！三十元一桌，新兴饭店，八个年青人眉飞色舞，为截击战的胜利干杯。

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敲诈不成反被诈。

《阿诗玛》见闻之三：鬼锁刺桐关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过路财。”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拦路抢劫的记载并非鲜见，可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拦路抢劫的出现，实属骇人听闻。接下来，再讲一个刺桐关闹“鬼”的故事。

1987年4月2日，一辆运烟的卡车被盗走阿诗玛香烟一件（50条），价值810元。地点：刺桐关。

1987年4月21日，一辆运烟卡车被盗红塔山香烟50条，价值1500元。地点：刺桐关。

1987年8月6日，一运烟卡车被盗红塔山香烟150条，价值4500元，地点：刺桐关。

.....

刺桐关闹鬼的事越演越烈，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局党委指示：组织一个精干的侦缉队，不破此案，决不收兵。

刺桐关，地处玉溪——昆明公路中段，这里有一个约3华里的大陡坡，坡两旁山高林密，是犯罪分子作案后藏身的

天然庇护所，多起盗窃案就在这里发生。

天还没亮，为了躲避拥挤不堪的汽车高峰期，赶早的司机上路了。

两道雪亮的灯光刺破拂晓前的夜幕，带着汽车马达吃力的轰鸣，缓缓地驶入刺桐关爬坡道。30、20，汽车时速盘上的指针慢慢稳定地指向“10”。

一个幽灵出现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迅速爬上汽车，从腰间拔出牛角刀，割断揽绳，划破蓬布。这一套连贯动作迅速、敏捷，看得出他是一名老手。

他叫张龙，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轻车熟路，他迅速钻进车厢，从车厢里推下三个纸箱。车厢内发生的事司机全然不知，他猛踩油门，紧握方向，汽车艰难地向上爬行。

张龙迅速跳下车，第一程序，先把散落在公路上的三个纸箱转移到公路旁的路沟隐藏，第二程序，再把纸箱转移到隔断公路视线的山后。

借着曦微的晨光，望着纸箱上依稀可辨的阿诗玛三个字，张龙顿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三件150条，每条20元出手，就是3000块。他美滋滋地盘算着，扛起一箱朝山后走去。

“天有，快起来瞧，那人扛得哪样？咯是偷我们的梨。”兄弟俩承包了梨园，在山上盖了个草棚，收梨季节，日夜看守。大哥早起小解，朦胧中发现远处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疑是偷梨人，唤醒弟弟起来壮胆。

天有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朝山下察看，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把肩上扛的东西丢在山后一个干涸的水塘里，又转身朝公路边跑去。